武備志

武備志卷二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 二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劉備共事謀洩操殺承等夷三族備北侵至鄴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

屢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吾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犇青州、歸袁

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强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兵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

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

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奪氣、袁紹軍楊武祖授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

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

此番最高

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

英雄相對可笑可駭

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
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
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
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
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
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
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
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
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

此非有罪之俘何以坑為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

府兄亦自老成此是要語只為權畫耳

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操、操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煑海、境内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

較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之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立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

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

如此光景尚以胖說說之又道其理而不道其勢吾見表之多迂也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為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譚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鬩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冑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

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

正月曹操濟河遏其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

可見

以此一語便高人一等

鄴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
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
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
將萬餘人還救鄴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
幘投暮詐稱都督歷北圍而東呵責守圍將士隨
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責怒守者收縛之
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
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
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幡出降孚隨輩出突

圍得去尚兵既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奔中山操殺配哭祀紹墓慰其妻還家人寳物賜繒絮廪食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紹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兖州辟崔琰為別駕謂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親尋干戈

此婦堪作丹陽守

貢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嫚操操竟殺之丹陽督嬀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

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為司空掾郭嘉說操多

文一篇之本

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操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

也且袁紹有恩於諸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蹋頓之心恐青冀非巳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

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

爲此令若正欲衆一義士耳

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二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爲亭侯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正謂表後亦不能用耳

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根也

瑯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羽飛乃止、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淩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能還營、待寧如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爲邾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

祖眞凡人也

權亦不盡用寧

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把守沔口大紲

繫矴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梟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屯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

此皆其所得亦然蓋于擧非眞迂也

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衆餘十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操亦不易獲然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

有此着亦可明其術

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挺身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俱

成權霸業者所之此若也權後反以爲肅病功名忠義亦難居矣

到夏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

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
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慇懃
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
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
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
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
亮兄瑾也為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
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
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妙在一激

亦是梟雄人語

妙在士歸一句

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死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

打 梟雄

也安得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
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以當
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
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
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
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料到底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
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於今日權大悦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
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
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
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軍蒙衝鬭艦水陸俱下長
江之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
大計不如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迎於

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

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過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塡之蹈藉

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蒙謂瑜曰留淩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

馬亦不多自足

增形勢正見得勝不在大小期乎當機

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荆州。

吳丹陽黟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為新都郡，齊為太守。

武備志卷二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三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

應卒可法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爲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餘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

柔曾料張魯之下操令此言又如此眞奇士也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裴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追

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

所點氣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
戰大破之遂超犇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
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
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
必引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
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
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
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
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不

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

此雖爲備亦未爲阿璋也璋豈操敵哉卽內難亦所不免也

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薄黃雄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

自是業懷

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
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
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
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
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
璋隨在所供奉賂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
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
諸浩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
襲璋龐統曰如此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

此著先主勝於[illegible]

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

兵與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心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并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禪公安盡歸其財物佩

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法正爲蜀郡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深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椽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

宅分賜請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操至陽平攻張魯魯犇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

人尉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

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悌發函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陷陣衝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入船齊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

操未留南耗即知必有得隴望蜀之言自是老姦却勝不過法正亦勝不過司

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慚、謹巳刻心、非但書紳也、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懿亦不復言只懸被劉耳

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突其陣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有心人

既必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具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徙民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

從容與似讀書人此阿蒙乃眞讀書者也

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酆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垂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

之守尚能稽延日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應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間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
曹仁於樊、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
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
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
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
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
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
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遣別將已在郟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往往遙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將濟曰、于禁等爲水所

没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顧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曾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幷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令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爲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勇者圖多事卽詐亦無用權妹不歸備

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若陸遜不爲此言蒙將屬誰

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也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權遂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魯

肅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督攻江陵事決於瑜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爲大督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爲牋與操請以討羽自効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儻有他意爲難不少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妙在射羽屯中更似虛聲益其猶豫

固必不速退操即救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坡晃攻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𦪇䑽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得關羽及將士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

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爲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關羽走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効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羽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此時相關無謂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鬭心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外白外人白告也潘濬曰以五千兵往足矣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略嘗爲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爲南陽太守遜爲右護軍皆封侯使遜屯夷陵守峽口關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千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路十二

獲羽斬之、遂定荆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權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秭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

曹操欲徙荆州殘民、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操從之、是後亡者悉還、俱漢獻帝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

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簒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船溜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

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且奬厲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狠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决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遜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要害皆巳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巳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爲遜所困不足爲恥爲丕所咲乃可恥耳

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須濡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
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
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
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息旗
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
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
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
初呂蒙病篤、吳王權問因、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家

曰、朱然膽守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鎭江陵、及曹眞等圍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纔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恐意、方勵兵伺間、攻破魏兩屯、時江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不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爲吳矣、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即詔

止謂丕外二者[illegible]耳

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僅而復濟吳已作荻筏欲燒橋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丕謂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大疫丕悉召諸軍還洛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俱後漢昭烈